

## 編·輯·小·記

古埃及人用一根羽毛作為天平上的砝碼，以秤量靈魂的重量。對他們而言，羽毛即為精準的象徵。這輕盈的羽毛就叫做瑪特(Maat)，天平女神。代表瑪特的象形文字同時也表示一種長度的單位——相當於三十三公分的標準磚塊的長度，以及長笛的基準音。

在此取徑伊塔羅·卡爾維諾就「準」這一品質所開展出對於存在的感受與文學寫作的思考<sup>1</sup>，試圖說明本書出版的動機、意圖、以及所面臨到的艱辛歷程。

藝術學以及藝術史的研究，不僅面臨創作者懷疑的目光，尚且面臨被劃歸特定文學類型的宣判，對於論述的合法性與學科定位的思索，全然呈現在《議藝份子》每一篇文章的選材、取向、鋪陳、乃至於用字遣詞等各方面的權衡拿捏。面對歷史以及藝術雙方面的挑戰，研究者企圖持筆以「連接可見的蛛絲馬跡與看不見的、不在場的事物，我們渴望或害怕的事物，就像脆弱的臨時吊橋，懸在深淵上空。」有若 Mallarmé 所謂詩人面對白紙的戒慎恐懼，力求「適切地使用語言得以直接、專注而慎重地接近看得見和看不見之事物，並敬重那些不以文字作溝通的(呈現或沒呈現出來的)事物。」對於感性而曖昧的圖像、音樂、與表演，如何就歷史的面向捕捉特定的據點與觀感，追蹤並梳理可能的線索，從而擬定明確的論證結構，精準地闡釋藝術在人文脈絡之中所具有的價值，從而讓渾沌的意義得以澄澈……輕盈的羽筆，負載著沉重的任務。更重要的是，此「並非固定、明確、硬化成礦石般不動，而是像有機體一樣活生生的。」人文學科的研究是永無止盡的探索，階段性研究成果的發表，乃是冀望藉由與各界讀者的交流與回響，讓這活生生的有機體獲致成長與發展的激素。

議藝份子 第五期·2003年3月·目次

<sup>1</sup> 伊塔羅·卡爾維諾 (Italo Calvino)〈準〉《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》(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)(台北：時報，民85)，頁83-109，蕭立君初譯，吳潛誠校譯。